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十

理氣類

理氣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

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然後有性必禀此氣然後有形○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渣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為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為金木水火理則為仁義禮智○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

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

黄氏榦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即是

理一隂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為理氣自為氣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通也

陳氏淳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為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為言耳○太極只

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為中葢極之為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為衆材四面又皆停匀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為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

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都是理在其中為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為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渾淪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為天地為人為物又皆一一停勻無少虧欠所以謂之

太極

天地日月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為

對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耳不可言地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為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先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徧覆意思則皆言天○論地中儘有說擄測景以三萬里為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

而天地之運葢如初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為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為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葢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為盡也

案此章言地是渾圓之體非有方隅也葢以地形三萬里論之則應以一萬五千里處為中然如中國至西域已是一萬五千里而在彼處視天地無異於中國則是地體渾圓無適而不為中也若是有方隅之

物則須有前後左右雖億萬里終有盡邊之處然未聞地有盡處者可見其渾淪無窮而非有一定之中審矣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為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為中則日無適而不為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

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得此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案此章言日是精氣非形質其朝暮出沒亦無適而不為精而無光所不照之處也莊周言天之蒼蒼是氣也非形也自天而視下亦若是總之一氣決漭而已引之以明天是氣非形則日亦是氣非形故繼之曰日固陽精也舊說謂周髀也周髀之術言天如葢笠地如覆槃即佛家日月繞須彌之說又引之以明地是渾圓日是周迴而行無適而非精光之所照後代地平之說有異於是故曰不如舊說也末段又言

日為陽氣之宗雖其精所發見如輪如餅而其氣充塞無所不到以盡前文之意

○極須為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為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葢未定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煗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

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黄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只是一般為冬為夏而已

案上章既言地之東西無一定之中此章又言地之南北無一定之中也中土北極現而南極隱然至海外則有南極現而北極隱者矣南北之或寒或燠者近日則燠遠日則寒也故雖數百里之間而地氣早晚便異推而遠之至於赤道之南則此之冬至當為彼之夏至矣然南北氣候雖相易要之有夏有冬而已猶之東西晷刻雖相易要之有朝有暮而已此亦即周髀之術也○周髀葢天之術傳者以為周公之

書然其學不傳已久自漢之名儒通乎天道者如揚雄張衡蔡邕皆以葢不如渾實未嘗深知其意也程子此三條所論乃周髀之精理歴家之所未發又古者三萬里之說或以地之四遊言之或以二至相距之景言之皆非確論觀程子之意乃謂地之縱橫止於三萬里也葢以北極高下里差之法推之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周差三百六十度則是地之四圍止得九萬里也三分取一為三萬里是地面縱橫之數此說亦極真確

○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

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

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即是理也不是心外别有箇理理外别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天地初間只是陰陽之氣此氣運行磨來磨去便㨗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運不息晝

夜軏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汎如此初間極輭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

無内外六合之形須有内外歴家筭氣只筭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筭不得安得是無内外○道家有高處萬里剛風之説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離騷有九天之説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葢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輭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殻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案古有九重之説然未實指其數今歴推得最上一重為宗動天乃一氣運行羣動之宗也次一重為恒

星天又次一重爲土星天又次一重爲木星天又次一重爲火星天又次一重爲太陽天又次一重爲金星天又次一重爲水星天又次一重爲太陰天其高下遠近各有層次若以左旋論之則近外者其行愈速朱子所謂轉得更緊者是也

○地在天中不爲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寛所以容得許多品物○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案古今皆以恒星即為天體朱子却謂星不貼天亦正與今歷合所謂陰陽之氣在上面者即宗動天也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

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歷家又謂之闇虗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故就其旁取一

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

陰陽五行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厮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

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李氏侗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静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

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作一箇看亦得作兩箇看亦得作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作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看他日月男女牝牡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

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巳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清明內影濁

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歷法

程子曰歷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

朱子曰歷是古時一件大事故少皥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歷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

又曰歷是書象是器無歷則無以知三辰之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或問天道左旋自東

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横渠説日月皆是左旋説得好葢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比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比天為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厯家以

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强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黄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黄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

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畧可見

案所謂日在內月在外者非謂日在下月在上也蓋以中土論之日月之行皆在南故以自北視南為自內視外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皆

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旋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

案歷說至今日而大備益宗動天為一大輪自恒星至月天以次居內而漸小此所謂九重也日月五星本輪之上又各有小輪以加減其行度遲疾之差分月與五星小輪之上又各有次輪以加減其朔望二弦及伏逆留遲之差分理算俱極精密要其大致則朱子此條盡之

○黄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黄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黄道六度黄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秒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

案日出入赤道其差也微故積六十餘年而後差一度也月道出入黄道其差甚多故積十八年餘而已

差一周也月之差即歷家羅計之行是也日之差即歷家歲差之法

○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為天之所運則踈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其為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

○歷法蔡季通説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為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歷家推算專以此定疏密本不足為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為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

人畏之側身修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吳氏澄曰古來歷家益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

在太虛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為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數最多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火木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為虎自華來至中為嵩山是為前案泰山聳於左是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為第三四重案○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

行那邊一支去為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為湖南又一支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脈發去為臨安為建康又一支為閩廣○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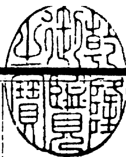
論潮汐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以下

余氏靖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盖月之所臨則水往從

之月臨卯酉則水漲月臨子午則潮平彼竭此盈往來不絶皆繫於月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

御纂性理精義卷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王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十一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性理精義卷十一

治道類一

總論治道

程子上書曰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為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也安危治亂之機所尤先者有三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為

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為可必信先王之治為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脩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為而不知所措或始鋭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獘而不能改為或惑於衆多之口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

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頼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為先者也夫圖任之道以慎擇為本擇之慎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

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為已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詖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揺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慎擇擇之不慎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慎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

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為苟循常以圖自安耳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閒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維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所謂求賢者古

聖王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大概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

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為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耻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為而已誠

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為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踈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為善行薦達為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耻格而風俗厚矣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茍循常法則雖千伯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為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

次則求撫小差衆議囂沸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為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三者治天下之本也非不知有興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顧三者不先徒虛言耳三者既行不患為之無術也○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

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説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

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為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羞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膠

其迹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聖人為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患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

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張子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為而強施之於天下與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巳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霸之假名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

間也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朱子曰平易近民為政之本○問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為政以嚴為本寛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寛為本寛則得衆嚴以濟寛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獘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

然先王為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為政以寛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紀綱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寛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廢不舉之處人之蒙德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寛為本而今反欲其

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寛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所謂寛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問為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之人若曉事之人歴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巳又怕人慢巳若自

見得何消過嚴○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如為朝廷有朝廷之體為一國有一國之體為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大體有格局當作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作○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為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

賈誼作保傅傳論所以教諭之方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必使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而及於近世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辭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

規之益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畧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壁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

陸氏九淵曰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

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

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来治道麗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大抵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絶形勢隔塞無可施行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

有

許氏衡曰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為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法術如申商縱横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

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為學也君子慎所學○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為此處說

君道

程子曰聖人脩巳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

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宦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

賢德之士以待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為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閑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

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祗懼為首云○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為必當從以先王

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閑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王者高拱

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末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敎化不明播棄耆老飢寒轉死者往往

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却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敎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

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范氏祖禹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苟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

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巳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巳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君人者如天運於上

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胡氏宏曰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袵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

欲交相發者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則著於外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已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為天下萬事之本也然邪正

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内端莊齋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宫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無一人敢通内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内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

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

規正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瞬息得以隱其豪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為後世法程也○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講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

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〇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

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晤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豪氂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存祇懼之心

以畏天擴寛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已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張氏栻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為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陸氏九淵曰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愼唐德

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擇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令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

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豈非好詳之過耶

許氏衡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

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

○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

之使怨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以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旣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臣道

程子曰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為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為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為爾人臣而不當為其誰為之豈不見孟子言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

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㫖矣○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已以格物○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

為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令之為政者遠矣○明道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

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扶溝地甲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

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某常愧此四字

呂氏大臨曰横渠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楊氏時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

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羅氏從彦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之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

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為心而不以民為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胡氏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為之知有所未

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慢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為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為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為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為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豪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為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

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當官勿避事
亦勿侵事○温公作魏公祠堂記説得魏公事分明
見得魏公不可及處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為臣
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
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為哉○大臣慮
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
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為一家之長
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記掛在自家心下始得○官

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作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作來作去也只得箇沒下梢○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為守令第一是民事為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令人都不理會○開落丁口推割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畧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

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呂氏祖謙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豪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處事者不以

聰明為先而以盡心為急○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偽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杜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

於事理為世大法非空言也

真氏德秀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許氏衡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為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

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已使人知恩威出於已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為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恐害於已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已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為心

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用人

程子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為小人在君

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為君子孰不為君子○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楊氏時曰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羅氏從彦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

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諏詢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已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

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眞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為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為意者矣其求之者

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蓋未及乎有為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巳所未知之賢而用

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

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焰大熏蒸陶冶得別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間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作出來以其平日為巳之心為公家辦事自然脩舉○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

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薫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托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薫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

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真有伏節死義之事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將來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古之人敎民以德行道藝

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為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為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祿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為何如哉○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

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今諸路監司猥衆恰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一監司其餘悉可省罷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作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托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啟之流則自重有恥之

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駢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為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

陸氏九淵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為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概論之在於為國為民為道義此則君子人矣

大概論之在於為私已為權勢而非忠於國猶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為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許氏衡曰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

不見汲引者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

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吳氏澄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

娼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錢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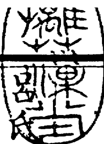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纂性理精義卷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御纂性理精義卷十二

治道類二

田賦

大臨曰横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茍而已

問横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作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為難行　附荀悅漢紀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

資富强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名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其致一也

○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

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為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奸矣○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

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
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閒之處而主之
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
仁愛之令又得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并心一力以謹
其出納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
之矣○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
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
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

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即謂不擾税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又多害

事所謂差役便者即謂税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為之
者多有破家蕩産之患

陸氏九淵曰社倉固為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其
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歳則有散而無斂來
歳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
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廪
騰價之計析所糴為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歳代社倉
之匱實為長利也

學校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耻之行刑雖繁而奸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不脩師儒不尊無以風勸養厲之使然也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蓋在於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

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為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邮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

在於擇善脩身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又其次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為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久之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為之立師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獘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豈惟得士浸廣

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為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古之士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天下有

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如何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咏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脉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曾氏葦曰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觧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

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戸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

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為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為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

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獘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與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

而不憂爵祿之未至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禁懷

挾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已意策
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革奔競之弊獨取
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有少年試教官先
生曰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又
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為
之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
許氏衡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
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

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

宗廟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甞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

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别為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毁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毁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

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畧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
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宫以序
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
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
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别室其後章帝
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
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歴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
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

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

之語令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余正父謂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則自古無明文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正父謂春秋自是世卿不由天子先

生云非獨春秋如詩說南仲太祖是文王時人至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法如何○問祭禮曰溫公祭自曾祖以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令不異廟只共一堂排列以西為上則將來祧其高祖只趲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

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祖若卒改之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須改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為後則長子少子當為不異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為父後乎

陳氏埴曰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與

吴氏澄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

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禄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禮樂 謚法附

程子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為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

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
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先王之
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
信正惟此為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
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
之法且以為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
然亦須人為之但古人為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
極盡天下之方圓○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

正須起於律律取黄鍾黄鍾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年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為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為定也

張子曰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

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

在後者焉能盡今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

後觀禮合此禮者即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諸儒

添入可以去取○古樂不可見蓋為今人求古樂太

深始以古樂為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

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

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

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為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

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歐陽氏脩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為居衣裳冕弁以為服尊爵俎豆以為器金石

絲竹以為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為朝覲聘問懽忻交接以為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為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為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

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逺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為急曰此為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為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虚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

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喻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

朱子曰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畧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并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

令掌辭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畧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問先王所謂古禮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為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繁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

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悌忠信人倫日用間事播為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别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顔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

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饘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

○問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于郊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為一又曰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

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于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之說餘皆無明文又曰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黄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他書亦無所考又曰後來人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

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

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也是用樂教人朝夕從事於此蓋為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緩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一副情性○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作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

樂如何解興起得人○律管只吹得中聲為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云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黄鐘為宫便用林鐘為徴太蔟為商南吕為羽姑洗為角應鐘為變宫蕤賓為

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来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作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来只依此為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黄鐘只是散聲又自黄鐘起至應鐘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来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又云戊巳土律中黄鐘之宫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

末又生出一黄鍾某思量得不是如此如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為黄鍾不動十二弦却柱起應十二月○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為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恐無此意曰曾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奏起来五音依舊皆在如今人曲子所謂黄鍾宮大吕羽此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

陳氏淳曰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為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䂊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程子曰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

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以下謚法

司馬氏光答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僉君卒奉對以漢魏以来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禮記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

諡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諡也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欺天門人厚葬顔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諡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為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為比乎

兵政

程子曰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為輕捷者出入左右之

則必困矣○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楊氏時曰傳曰秦之鋭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茍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

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敗後世惟
諸葛亮李靖為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
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為得法
制之意
朱子曰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
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士情
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畧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
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槩論也○今日之患在於

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為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什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作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馭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

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不曾作得成范伯達為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来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

真氏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

馬燧之練戎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刑罰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胡氏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耻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絶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

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朱子曰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寃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為空言也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為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為非則所謂傷肌膚以

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茍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絶其為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先王之義刑義殺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為惡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

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為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地也若如

酒稅偽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証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陸氏九淵曰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寛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寛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寛

仁之實而徒欲為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為寛大縱釋有罪為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宜為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間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奸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為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為傷善為長惡為悖理為

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諫諍

程子曰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

中求有過

劉氏安世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為先務也

真氏德秀曰為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

得以自盡㫾則小人得以為欺故為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為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為不美哉葢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為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為救己之過而不以為形己之短以為愛己而不以為輕己以

為助已而不以為異已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許氏衡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便不信矣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禎異

程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

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為災人事不勝則天為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為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為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張子韶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為福妖為祥亡為興蓋無難也朱子曰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為福易災為祥以太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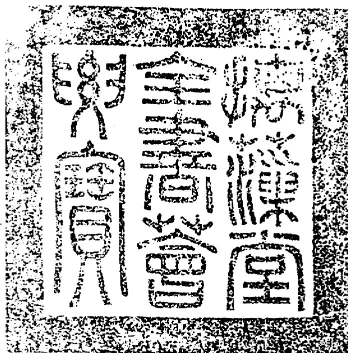
陸氏九淵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

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為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為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為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荅天戒而已

眞氏德秀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

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問天變許氏衡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别生煩惱時為子者皆當恐懼脩省此言殊有理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錄監生臣錢璲